

上海百岁寿星榜今发布, 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281 人

最高寿者111岁 百岁伉俪1对

11:00 上午首发

本报讯 (记者 李一能)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自 2008 年起, 本市连续 11 年开展“百岁寿星排行活动”。今天, 上海市民政局发布 2017 年底及 2018 年上海百岁寿星榜。据统计, 上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寿之城, 每 10 万人中百岁老人数量达 14.9 人。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上海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281 人, 其中 75% 是女性。最高寿老人是 111 岁的徐素珍阿婆, 101 岁的费鹤年与 100 岁的徐曼倩, 则成为上海最高寿的夫妇。

上海每 10 万人中拥有百岁老人数位居前三的, 依次为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 分别为 24.4 人、22.7 人、20.1 人, 分别比上年增加 3.4 人、4.2 人、1 人。百岁老人绝对数位居前三的, 依次为浦东新区、徐汇区、黄浦区, 分别为 491 人、209 人、207 人, 三个区占全市百岁老人数的 42%。9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2 万人, 比上年增加近 8000 人; 9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29 万人, 比上年增加近 2000 人, 百岁老人的“后备军”继续增多。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等有关数据, 1953 年, 上海仅有 1 名百岁老人。2011 年, 百岁老人数量首次突破 1000 人。2017 年, 百岁老人数量



■ 徐素珍近影 ■ 费鹤年、徐曼倩夫妇近影 上海市民政局 供图

首次突破 2000 人。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281 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 246 人。性别上看, 男性占 25%、女性占 75%。从年龄上看, 100-102 岁占 82.9%、103-105 岁占 14.9%、106 岁及以上占 2.2%。99 岁的“准百岁寿星”共有 1576 人。

在最新发布百岁老人榜中, 今年 111 岁的徐素珍阿婆成为上海最高寿老人。徐阿婆生于 1907 年 9 月 22 日, 户籍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 现居住在原籍地江苏海安, 身体健康, 思路清晰。

除了好心态与和睦的家庭, 徐阿婆家属也把老人长寿的原因归结为长期吃素。她三餐基本都是素食, 外加法式小面包、牛奶、鸡蛋等, 不吃鱼和肉。以前视力好的时候她还经常打牌, 现在眼睛不行了只能放弃这一爱好。搓动从不离手的佛珠, 如今成为徐阿婆每天都在做的事。

上海最长寿的夫妻, 是 101 岁的费鹤年与 100 岁的徐曼倩夫妇。两人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费老伯出身书香门第, 曾是一位理科教师, 徐阿婆曾是大光明电影院的会计。老夫妇

家庭非常重视教育, 培养了 7 位博士, 曾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如今, 他们也是上海 2018 年唯一一对健在的“百岁伉俪”。

生活上, 两位老人作息规律, 一日三餐时间分别是 7:00、12:00、18:00, 一分不差。做了一辈子会计的徐阿婆至今每天坚持记“家庭开支账”, 字迹端正一丝不苟。夫妇俩于 1941 年 1 月 2 日结婚, 已牵手 77 年, 一直相濡以沫, 荣辱与共。当然, 夫妇之间难免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而他们的解决方式是: 阿婆说了算, 最后阿公都听她的。

上海市十大女寿星		上海市十大男寿星	
徐素珍	111 岁	宋洪根	109 岁
苏阿银	110 岁	陶瑞生	108 岁
季林郎	109 岁	陈仲伯	108 岁
何莲芳	108 岁	史仙根	107 岁
徐洁纯	108 岁	杨龙生	107 岁
俞丽芬	108 岁	沈光远	107 岁
吴志成	108 岁	杨章林	106 岁
沈承玉	108 岁	王少华	106 岁
沈志容	108 岁	魏友泉	106 岁
沈巧碗	107 岁	陈培衡	106 岁

上海百岁夫妻	
费鹤年(男/101岁)、徐曼倩(女/100岁)夫妇	

这是一个特殊的公益组织——艺术团团长, 全盲; 市场推广主管, 全盲; 策划部主管, 全盲; 财务主管, 全盲……然而, 眼前的黑暗未遮蔽内心的光明。在第 35 个国际盲人节到来之际, 黄浦区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的成员们于上周末携手献上一场包含器乐演奏、吉他弹唱、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等形式的演出, 让观众动容。

“美爱”的发起人是上海市盲童学校音乐教研组长于欢和多名盲校毕业生, “美爱”二字取自英文“May I help you (我能帮助你吗)”。 “我们看不见世界, 但是希望世界能看见我们。”孩子们说。

面对难题追求多元化

数据显示, 在中国, 约有 1700 万名视障者, 其中全盲约 700 万人。从事特殊教育 27 年, 于欢坦言, 视障孩子走出校园后, 盲人按摩是最常见的工作, 几乎占就业人数的七成。就业这道难题, 不得已变成了“单选题”, 这对于兴趣不同的孩子们来说, 显然是不公平的。

于欢希望, 用音乐、手工艺、朗诵等多种方式, 为视障人士融入社会做出努力, 开拓视障群里多元化就业的道路。

就业不再只是“单选题”

盲校校友自创公益组织助视障人士融入社会

走出校园延续音乐梦

“美爱”的成员, 大部分就读或毕业于各地的盲童学校, 超过一半的人在学校里学过声乐、器乐等, 不少还在国内外参演和拿奖。

怎样让孩子们在走出校园后还能延续音乐梦? 美爱艺术团成立了。“爱之声”声乐计划、“益电网”电声乐队计划、朗诵计划等一个个启动了。

阿卡贝拉合唱团属于“爱之声”项目的王牌。每周一次排练开始前, 盲童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轨交站, 由老师们统一接送, 风雨无阻。阿卡贝拉合唱需要不同声部的完美配合, 普通人能通过眼神交流; 盲童们则需要手拉着手, 通过捏手的方式为彼此打节拍。

触觉优势拓宽就业路

虽然看不清, 但敲敲打打、剪剪贴贴, 花

了整整 4 天工夫, “美爱”副理事长、视障人士李健在一家名为 GF Studio 的皮具工作室, 做出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交通卡套, 针脚细密均匀, 边角圆润。和他一起挑战不可能的, 是“美爱”的视障伙伴们。

1993 年, 李健从盲校毕业后, 辗转踏入进口汽车配件维修行业, 一做就是 20 年, 并有了自己的汽车维修公司。听说于欢发起公益组织, 李健决定关掉企业, 加入团队, 为师弟师妹们做些事情。“皮卡丘”计划便是他为伙伴们创造的挑战, 更是机遇。皮具边角需要精密打孔和穿线, 为了方便盲童操作, 皮具工作室负责人朱祁想到办法——先用纸制作模板帮助洞孔定位, 再由盲童们将皮料罩在上面, 摸索着完成后续工作。“手是视障群体感知外界的渠道, 期待孩子们通过双手做出更高级的皮具作品, 在未来成为一种择业方向。”李健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实习生 冯琪

昔日, 建襄小学作为新中国首所民办小学在沪诞生; 如今, 让学校焕发时代光辉和创意成为新挑战——

60岁, 画笔为“鸡毛”添彩

今天, 以“鸡毛飞上天”的办学精神享誉全国的建襄小学将庆祝 60 岁“生日”。由上海中国画院著名画家与建襄小学学生共同绘制的一幅画作, 无疑将成为一件非常特殊的“生日礼物”。不久前, 上海中国画院和建襄小学联合编写的书画校本教材《画苑新苗——上海中国画院 & 上海市徐汇区建襄小学水墨实践课程》也正式面世。

60 年前, 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小学——建襄小学在沪诞生。学校创办之初, 没有校舍、没有经费、没有教师。有人说: 如果这样也能办好学校, 鸡毛都能飞上天了。谁知第二年, 学校的教学质量就已经能和公办学校相媲美, 成为当时民办学校的“一面红旗”。如今, “鸡毛飞上天”已然成为建襄小学的办学精神。

“今年, 我们学校迎来了建校 60 周年。作为老牌的素质教育实验学校, 如何在传承学校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让学校焕发时代的光彩和创意, 是很大的挑战。通过与上海中国画院合作, 让孩子接受美的教育,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建襄小学校长陈静说, “我们孩子的书画作品展总是带着淡淡的墨香, 浓浓的色彩、纯纯的童真, 在上海中国画院一次次展出, 迄今已成功举办 8 届, 共有 500 余幅作品在上海中国画院展出。”

绘画, 是儿童表达感情最直接、最自然的方式。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陈翔表示, 自 2010 年起, 上海中国画院就与建襄小学携手共建, 架起了传统艺术与校园沟通的桥梁, “我们画院的画师庞飞, 以及青年画家孔繁轩、周全、

张光辉等教小朋友画画, 起点虽然很高, 但是让小朋友对于美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会比较深。就像我们老画家一直说的, 画画的第一口‘奶’非常重要。”

“当年, 我教建襄小学同学画画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小朋友画画就是玩玩, 但是今天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画院美术馆展出, 而且被收入《画苑新苗》教材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庞飞说, “《画苑新苗》是上海, 也有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由专业画院与小学合作出版的儿童绘画教材。”

建襄小学书画社负责老师方漩介绍, 此次面世的教材设置基础知识、书法示范、中国画步骤示范、学生作品、名家欣赏几大板块。“庞飞老师为教材拍摄了国画示范视频, 并生成二维码, 方便孩子们扫码观赏学习。在开展教学时, 我们将引导学生体验画画的快乐, 并引导学生通过欣赏名家作品来了解和探讨作品的绘画技法, 感受作品意境。由于这本教材目前只是在学校内部发行, 因而对于校外的小朋友来说, 可以关注学校的微信, 我们会将相关二维码放在上面。” 首席记者 方翔

新民随笔

勿忘英雄

晏秋秋

今天, 是 10 月 15 日。

89 年前的今天, 影响几代人的全军团英雄董存瑞, 出生于河北。1948 年, 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 19 岁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而前几天, 10 月 12 日, 是抗美援朝战争英雄邱少云的牺牲日。邱少云在执行潜伏任务时, 被美军燃烧弹波及, 火势蔓延全身。为避免暴露, 邱少云放弃自救, 以惊人的毅力保持全身不动, 最终壮烈牺牲。

董存瑞、邱少云, 都是不能忘记的英雄。

上周, 我做了个实验, 询问一些小學生: “知道董存瑞吗?” “知道邱少云吗?” 出乎意料的是, 大多数的回答, 是“不知道”。

这显然不是小学生们的问题。这显然是环境的问题。

是的, 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场场血与火的考验, 距离越来越远了。就连《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不朽篇章, 也正在淡出小学生的课本。

除了淡忘, 更可恶的, 还有扭曲。

互联网上, 多少人在用“生理学知识”, 衡量邱少云的牺牲精神; 多少人在调侃烈士, 开着玩笑。有企业把广告做上了红领巾, 有主播歪曲着国歌的价值。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是的, 历史是有局限的。比如, 根据战友回忆, 董存瑞牺牲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并不是艺术作品中的“为了新中国, 前进!”而是叮嘱战友“卧倒, 卧倒, 快趴下!”但是, 这样的局限, 丝毫不能遮掩英雄的伟大, 更可看出人性的光辉。

忘记历史, 意味着背叛。

忘记战争, 意味着软弱。

忘记烈士, 意味着可耻。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请记住, 我们脚下和平的土地, 是先烈们用肩膀撑起的。